

中國古典名著珍藏本

連城壁

李漁 著



连城璧

Lianchengbi

李 渔 著 瘦吟山石 校点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编 110001)

山东省龙口市印刷总厂 印刷

字数: 259,200 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3 1/2

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0800

责任编辑: 马达骥 封面设计: 悟 石 责任校对: 夏 至

ISBN 7-5313-1341-3/I · 1190

定价: 23.00元

卷 一

谭楚玉戏里传情

刘藐姑曲终死节

诗云：

从来尤物最移人，况有清歌妙舞身；

一曲霓裳千泪落，曾无半滴起娇颦。

又词云：

好妓好歌喉，擅尽风流。惯将欢笑起人愁。尽说含情单为我，魂魄齐勾。舍命作缠头，不死不休。琼瑶琼玖竞相投，桃李全然无报答，尚羡娇羞。

这首诗与这首词，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，别是一般妩媚，使人见了最易销魂，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，慳吝的也会撒漫起来。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他学戏的时节，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、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，所以走到人面前，不消作意，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。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，有轻清重浊之分；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，也有矫强自然之别。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，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，极会难为丑妇，帮衬佳人。丑陋的走上去，使他愈加丑陋起来；

标致的走上去，使他分外标致起来。

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，在台下看了，也不过如此；及至走上台去，做起戏来，竟像西子重生，太真复出，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，也还比他不上。这种道理，一来是做戏的人，命里该吃这碗饭，有个二郎神呵护他，所以如此；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，不是勉强作得出的。

是便是了，天下最贱的人，是娼、优、隶、卒四种，做女旦的，为娼不足，又且为优，是以一身兼二贱了。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？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，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，犹如粪土里长出灵芝来，奇到极处，所以要表扬他。别回小说，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，做个引子；独有这回不同，不须为主邀宾，只消借母形子，就从粪土之中，说到灵芝上去，也觉得文法一新。

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，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，地名叫做杨村坞。这块土上的人家，不论男子妇人，都以做戏为业。梨园子弟所在都有，不定出在这一处，独有女旦脚色，是这一方的土产。他那些体态声音，分外来得道地，一来是风水所致，二来是骨气使然。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，当初交媾之际，少得把戏台上的声音、毡单上的态度做作出来，然后下种，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；及至带在肚里，又终日做戏，古人原有胎教之说，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，柳舞花翻之态，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；及至生将下来，所见所闻，除了做戏之外，并无别事。习久成性，自然不差，岂是半路出家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？所以他这一块地方，代代出几

个驰名的女旦。别处的女旦，就出在娼妓里面，日间做戏，夜间接客，不过借做戏为由，好招揽嫖客；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，他有“三许三不许”。那三许三不许？

许看不许吃；许名不许实；许谋不许得。

他做戏的时节，浑身上下，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，就是不做戏的时节，也一般与人顽耍，一般与人调情；独有香喷喷的那盅美酒，只使人垂涎咽唾，再没得把人沾唇。这叫做许看不许吃。遇着那些公子王孙，富商大贾，或以钱财相结，或以势力相加，定要与他相处的，他也未尝拒绝；只是口便许了，心却不许，或是推说身子有病，卒急不好同房；或是假说丈夫不容，还要缓图机会，挨得一日是一日，再不使人容易到手。这叫做许名不许实。就是与人相处过了，枕席之间十分缱绻，你便认做真情，他却像也是做戏，只当在戏台上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，做的时节十分认真，一下了台就不作准。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，他口便许你从良，使你终日图谋，不惜纳交之费，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，不舍得把身子从人。这叫做许谋不许得。

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？要晓得此辈的心肠，不是替丈夫守节，全是替丈夫挣钱，不肯替丈夫挣小钱，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。但凡男子相与妇人，那种真情实意，不在粘皮靠肉之后，却在眉来眼去之时，就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，众人不曾下箸时节，自己闻见了香味，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，不住要垂涎咽唾；及至到口之后，狼餐虎嚼吃了一顿，再有珍馐上来，就不

觉其可想，反觉其可厌了。男子见妇人，就如饕人遇酒食，只可使他闻香，不可容他下箸，一下了箸，就不觉兴致索然，再要他垂涎咽唾，就不能够了。

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，知道这种道理，再不肯轻易接人，把这三句秘诀，做了传家之宝，母传之于女，姑传之于媳。不知传了几十世，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，偏与这秘诀相左，也许看，也许吃，也许名，也许实，也许谋，也许得，总来是无所不许。古语道得好：“有治人，无治法。”他圆通了一世，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，挣了一注大钱，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。

这个女旦姓刘，名绛仙，是嘉靖末年的人。生得如花似玉，喉音既好，身段亦佳，资性又来得聪慧。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，独是他有兼人之才，忽而做旦，忽而做生，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，要他扮女就扮女。更有一种不羁之才，到那正戏做完之后，忽然填起花面来，不是做净，就是做丑，那些插科打诨的话，都是簇新造出来的，句句钻心，言言入骨，使人看了分外销魂，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。

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，不必定要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随你一字不识、极丑陋的人，只要出得大钱，他就与你相处。只因美恶兼收，遂致贤愚共赏，不上三十岁，挣起一分绝大的家私，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。

他的家事虽然大了，也还不离本业，家中田地倒托人照管，自己随了丈夫，依旧在外面做戏，指望传个后代出来，把担子交卸与他，自己好回去养老。谁想物极

必反，传了一世，又传出一个不肖的女儿来，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，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，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，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。这个女儿，小名叫做藐姑，容貌生得如花似玉，可称绝世佳人，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，有古语四句，竟是他的定评：

施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红。加之一寸则太长，损之一寸则太短。

至于遏云之曲，绕梁之音，一发是他长技，不消说得的了。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，不但使千人叫绝，万人赞奇，还要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，都要死要活起来。

为甚么原故？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，忽而目定口呆，竟像把活人看死了；忽而手舞足蹈，又像把死人看活了。所以人都赞叹他道：“何物女子，竟操生杀之权？”

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，也就够出名了。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，恰好又有一个正生，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，与藐姑配合起来，真可谓天生一对，地生一双。

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，当初不由生脚起手，是从净丑里面提拔出来的。要说这段姻缘，须从根脚上叙起。

藐姑十二三岁的时节，还不曾会做成本的戏文，时常跟母亲，做几出零星杂剧。

彼时有个少年，姓谭，名楚玉，是湖广襄阳府人，原系旧家子弟，只因自幼丧母，随了父亲在外面游学。后来父亲又死于异乡，自己只身无靠，流落在三吴、两浙

之间，年纪才十七岁。一见藐姑，就知道是个尤物，要相识他于未曾破体之先。乃以看戏为名，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，指望以眉眼传情，挑逗他思春之念，先弄个破题上手，然后把承题、开讲的工夫逐渐儿做去。谁想他父母拘管的紧，除了学戏之外，不许他见一个闲人，说一句闲话。谭楚玉窥伺了半年，只是无门可入。

一日，闻得他班次里面样样脚色都有了，只少一个大净，还要寻个伶俐少年，与藐姑一同学戏。谭楚玉正在无聊之际，得了这个机会，怎肯不图？就去见绛仙夫妇，把情愿入班的话说了一遍。绛仙夫妇大喜，即日就留他拜了先生，与藐姑同堂演习。谭楚玉是个聪明的人，学起戏来自然触类旁通，闻一知十，不消说得的了。藐姑此时年纪虽然幼小，知识还强似大人，谭楚玉未曾入班，藐姑就相中他的容貌，见他看戏看得殷勤，知道醉翁之意决不在酒，如今又见他投入班来，但知香艳之可亲，不觉娼优之为贱，欲借同堂以纳款，虽为花面而不辞，分明是个情种无疑了，就要把一点灵犀托付与他。

怎奈那教戏的先生比父亲更加严厉，念脚本的时节不许他交头接耳，串科分的时节唯恐他靠体沾身。谭楚玉竟做了梁山伯，刘藐姑竟做了祝英台，虽然同窗共学，不曾说得一句衷情，只好相约到来生变做一对蝴蝶，同飞共宿而已。谭楚玉过了几时，忽然懊悔起来道：“有心学戏，除非学个正生，还存一线斯文之体。即使前世无缘，不能够与他同床共枕，也在戏台上面，借题说法，两下里诉诉衷肠。我叫他一声妻，他少不得叫我一声夫，虽

然作不得正经，且占那一时三刻的风流，了了从前的心事，也不枉我入班一场。这花面脚色，岂是人做的东西？况且又气闷不过，装扮出来的不是村夫俗子，就是奴仆丫鬟。自己睁了饿眼，看他与别人做夫妻，这样膀胱臭气，如何忍得过？”

一日，乘师父不在馆中，众脚色都坐在位上念戏。谭楚玉与藐姑相去不远，要以齿颊传情，又怕众人听见，还喜得一班之中，除了生旦二人，没有一个通文理的，若说常谈俗语，他便知道，略带些“之乎者也”，就听不明白了。谭楚玉乘他念戏之际，把眼睛觑着藐姑，却像也是念戏一般，念与藐姑听，道：“小姐小姐，你是个聪明绝顶之人，岂不知小生之来意乎？”藐姑也像念戏一般，答应他道：“人非木石，夫岂不知，但苦有情难诉耳。”谭楚玉又道：“老夫人提防得紧，村学究拘管得严，不知等到何时，才能够遂我三生之愿？”藐姑道：“只好两心相许，俟诸异日而已。此时十目相视，万无佳会可乘，幸勿妄想。”谭楚玉又低声道：“花面脚色，窃耻为之，乞于令尊、令堂之前，早为缓颊，使得擢为正生，暂缔场上之良缘，预作房中之佳兆，芳卿独无意乎？”藐姑道：“此言甚善，但出于贱妾之口，反生堂上之疑，是欲其入而闭之门也。子当以术致之。”谭楚玉道：“术将安在？”藐姑低声道：“通班以得子为重，子以不屑作花面而去之，则将无求不得，有萧何在君侧，勿虑追信之无人也。”谭楚玉点点头道：“敬闻命矣。”

过了几日，就依计而行，辞别先生与绛仙夫妇，要

依旧回去读书。绛仙夫妇闻之，十分惊骇，道：“戏已学成，正要出门做生意了，为甚么忽然要跳起槽来？”就与教戏的师父穷究他变卦之由。谭楚玉道：“人穷不可失志。我原是个读书之人，不过因家计萧条，没奈何就此贱业，原要借优孟之衣冠，发泄我胸中之垒块。只说做大净的人，不是扮关云长，就是扮楚霸王，虽然涂几笔脸，做到那慷慨激烈之处，还不失我英雄本色；那里晓得十本戏文之中，还没有一本做君子，倒有九本做小人。这样丧名败节之事，岂大丈夫所为？故此不情愿做也。”

绛仙夫妇道：“你既不屑继做花面，任凭尊意拣个好脚色做就是了，何须这等任性。”谭楚主就把一应脚色都评品一番道：“老旦贴旦，以男子而屈为妇人，恐失丈夫之体；外脚末脚，以少年而扮作老子，恐销英锐之气；只是小生可以做得，又往往因人成事，助人成名，不能自辟门户，究竟不是英雄本色，我也不情愿做他。”

戏师父对绛仙夫妇道：“照他这等说来，分明是以正生自居了。我看他人物声音，倒是个正生的材料。只是戏文里面，正生的曲白最多，如今各样戏文都已串就，不日就要出门行道了，即使教他做生，那些脚本一时怎么念得上？”谭楚玉笑一笑道：“只怕连这一脚正生，我还不情愿做；若还愿做，那几十本旧戏，如何经得我念？一日念一本，十日就念十本了。若迟一月出门，难道三十本戏文还不够人家搬演不成？”那戏师父与他相处，一向知道他的记性最好，就劝绛仙夫妇把他改做正生，倒把正生改了花面。谭楚玉的记性，真是过目不忘，果然不

上一个月，学会了三十多本戏文，就与藐姑出门行道。

起先学戏的时节，内有父母提防，外有先生拘管，又有许多同班朋友夹杂其中，不能够匠心匠意，说几句知情识趣的话。只说出门之后，大家都在客边，少不得同事之人，都像弟兄姊妹一般，内外也可以不分，嫌疑也可以不避，挨肩擦背的时节，要嗅嗅他的温香，摩摩他的软玉，料想不是甚么难事。

谁料戏房里面的规矩，比闺门之中更严一倍。但凡做女旦的，是人都可以调戏得，只有同班的朋友调戏不得。这个规矩，不是刘绛仙夫妇做出来的，有个做戏的鼻祖，叫做二郎神，是他立定的法度。

同班相谑，就如姊妹相奸一般，有碍于伦理。做戏的时节，任你肆意诙谐，尽情笑耍，一下了台，就要相对如宾，笑话也说不得一句。略有些暧昧之情，就犯了二郎神的忌讳，不但生意做不兴旺，连通班的人都要生起病来。所以刘藐姑出门之后，不但有父母提防，先生拘管，连那同班的朋友都要互相纠察，见他与谭楚玉坐在一处，就不约而同都去伺察他，惟恐做些勾当出来，要连累自己，大家都担一把干系。可怜这两个情人，只当口上加了两纸封条，连那“之乎者也”的旧话也说不得一句，只好在戏台之上借古说今，猜几个哑谜而已。

别的戏子怕的是上台，喜的是下台，上台要出力，下台好躲懒故也。独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，喜的是上台，怕的是下台，上台好做夫妻，下台要避嫌疑故也。

这一生一旦立在地上，竟是一对玉人，那一个男子

不思，那一个妇人不想？又当不得他以做戏为乐，没有一出不尽情极致。同是一般的旧戏，经他两个一做，就会新鲜起来。做到风流的去处，那些偷香窃玉之状，假红倚翠之情，竟像从他骨髓里面透露出来，都是戏中所未有一般，使人看了无不动情。做到苦楚的去处，那些怨天恨地之词，伤心刻骨之语，竟像从他心窝里面发泄出来，都是刻本所未载的一般，使人听了无不堕泪。

这是甚么原故？只因别的梨园做的都是戏文，他这两个做的都是实事。戏文当做戏文做，随你搬演得好，究竟生自生而且自旦，两个的精神联络不来，所以苦者不见其苦，乐者不见其乐，他当戏文做，人也当戏文看也。

若把戏文当了实事做，那做旦的精神注定在做生的身上，做生的命脉系定在做旦的手里，竟使两个身子合为一人，痛痒无不相关，所以苦者真觉其苦，乐者真觉其乐。他当实事做，人也当实事看也。

他这班次里面有了这两个生旦，把那些平常的脚色都带挈得尊贵起来。别的梨园每做一本，不过三四两、五六两戏钱，他这班定要十二两，还有女旦的缠头在外。凡是富贵人家有戏，不远数百里都要来接他，接得去的就以为荣，接不去的就以为辱。刘绛仙见新班做得兴头，竟把旧班的生意丢与丈夫掌管，自己跟在女儿身边，指望教导他些骗人之法，好趁大注的钱财。

谁想藐姑一点真心死在谭楚玉身上，再不肯去周旋别人。别人把他当做心头之肉，他把别人当做眼中之钉。教他上席陪酒，就说生来不饮，酒杯也不肯沾唇；与他

说一句私话，就勃然变色起来，要托故起身。

那些富家子弟拼了大块银子去结识他，他莫说别样不许，就是一颦一笑，也不肯假借与人。打首饰送他的，戴不止一次两次，就化作银子用了；做衣服送他的，都放在戏箱之中，做老旦、贴旦的行头，自己再不肯穿着。隐然有个不肯二夫、要与谭楚玉守节的意思，只是说不出口。一日做戏做到一个地方，地名叫做□□埠。这地方有所古庙，叫做晏公庙。晏公所职掌的，是江海波涛之事，当初曾封为平浪侯，威灵极其显赫。他的庙宇就起在水边，每年十月初三日是他的圣诞。

到这时候，那些附近的檀越都要搬演戏文，替他上寿。往年的戏常请刘绛仙做，如今闻得他小班更好，预先封了戏钱遣人相接，所以绛仙母子赴召而来。

往常间做戏，这一班男女都是同进戏房的，没有一个参前落后。独有这一次，人心不齐，各样脚色都不曾来，只有谭楚玉与藐姑二人先到。他两个等了几年，只讨得这一刻时辰的机会，怎肯当面错过？神庙之中不便做私情勾当，也只好叙叙衷曲而已。

说了一会，就跪在晏公面前，双双发誓道：“谭楚玉断不他婚，刘藐姑必不另嫁。倘若父母不容，当继之以死，决不作负义忘情、半途而废之事。有背盟者，神灵殛之！”发得誓完，只见众人一齐走到，还亏他回避得早，不曾露出破绽来，不然疑心生暗鬼，定在许多不祥之事生出来也。当日做完了一本戏，各回东家安歇不题。

却说本处的檀越里面有个极大的富翁，曾由赘郎出

身，做过一任京职。家私有十万之富。年纪将近五旬，家中姬妾共有十一房。刘绛仙少年之时，也曾受过他的培植，如今看见藐姑一貌如花，比母亲更强十倍，竟要拼一注重价娶他，好与家中的姬妾凑作金钗十二行。就把他母子留入家中，十分款待，少不得与绛仙温温旧好，重新培植一番，到那情意绸缪之际，把要娶藐姑的话恳恳切切的说了一番。绛仙要许他，又因女儿是棵摇钱树，若还熨得他性转，自有许多大钱趁得来，岂止这些聘礼；若还要回绝他，又见女儿心性执拗，不肯替爹娘挣钱，与其使气任性，得罪于人，不如打发出门，得注现成财物的好。

踌躇了一会，不能定计，只得把句两可之词回复他道：“你既有这番美意，我怎敢不从？只是女儿年纪尚小，还不曾到破瓜的时节；况且延师教诲了一番，也等他做几年生意，待我弄些本钱上手，然后嫁他未迟。如今还不敢轻许。”

那富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明年十月初三，少不得又有神戏要做，依旧接你过来，讨个下落就是了。”绛仙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过了几日，把神戏做完，与富翁分别而去。

他当晚回复的意思，要在这一年之内看女儿的光景何如，若肯回心转意，替父母挣钱，就留他做生意；万一教诲不转，就把这着工夫做个退步。

所以自别富翁之后，竟翻转面皮来与女儿作对。说之不听，继之以骂，骂之不听，继之以打。谁想藐姑的性子坚如金石，再不改移。见他凌逼不过，连戏文也不

情愿做，竟要寻死寻活起来。

及至第二年九月终旬，那个富翁早早差人来接。接到之时，就问绛仙讨个下落。绛仙见女儿不是成家之器，就一口应允了他。那富翁竟兑了千金聘礼，交与绛仙，约定在十月初三神戏做完之后，当晚就要成亲。

绛仙还瞒着女儿，不肯就说，直到初二晚上，方才知会他道：“我当初生你一场，又费许多心事教导你，指望你尽心协力，替我挣一分人家。谁想你一味任性，竟与银子做对头。良不像良，贱不像贱，逢人就要使气，将来毕竟有祸事出来。这桩生意不是你做的，不如收拾了行头，早些去嫁人的好。某老爷是个万贯财主，又曾出任过，你嫁了他，也算得一位小小夫人，况且一生又受用不尽。我已收过他的聘礼，把你许他做偏房了。明日就要过门，你又不要任性起来，带挈老娘啣气。”

藐姑听见这句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睁着眼睛把母亲相了几相，就回复道：“母亲说差了，孩儿是有了丈夫的人，烈女不更二夫，岂有再嫁之理？”绛仙听见这一句，不知从那里说起，就变起色来道：“你的丈夫在那里？我做爷的不曾开口，难道你自己做主，许了人家不成？”

藐姑道：“岂有自许人家之理，这个丈夫是爹爹与母亲自幼配与孩儿的，难道还不晓得，倒装聋做哑起来？”绛仙道：“好奇话！这等你且说来是那一个？”

藐姑道：“就是做生的谭楚玉，他未曾入班之先，终日跟来跟去，都是为我。就是入班学戏，也是借此入门，好亲近孩儿的意思。后来又不肯做净，定要改为正生，好

与孩儿配合，也是不好明白说亲，把个哑谜与人猜的意思。母亲与爹爹都是做过生旦，演过情戏的人，难道这些意思都解说不出？既不肯把孩儿嫁他，当初就不该留他学戏；即使留他学戏，也不该把他改为正生。既然两件都许，分明是猜着哑谜，许他结亲的意思了。自从做戏以来，那一日不是他做丈夫，我做妻子？看戏的人万耳万目，那一个做不得证见？人人都说我们两个是天地生成，造化配就的一对夫妻，到如今夫妻做了几年，忽然叫我变起节来，如何使得？这样圆通的事，母亲平日做惯了，自然不觉得诧异；孩儿虽然不肖，还是一块无瑕之玉，怎肯自家玷污起来？这桩没理的事，孩儿断断不做！”绛仙听了这些话，不觉大笑起来，把他啐了一声道：“你难道在这里做梦不成？戏台上做夫妻那里作得准？我且问你，这个‘戏’字怎么样解说？既谓之戏，就是戏谑的意思了，怎么认起真来？你看见几个女旦嫁了正生的？”

藐姑道：“天下的事，样样都可以戏谑，只有婚姻之事，戏谑不得。我当初只因不知道理，也顺说做的是戏，开口就叫他丈夫。如今叫熟了口，一时改正不来，只得要将错就错，认定他做丈夫了。别的女旦不明道理，不守节操，可以不嫁正生；孩儿是个知道理、守节操的人，所以不敢不嫁谭楚玉。”绛仙见他说来说去，都另是一种道理，就不复与他争论，只把几句硬话发作一场，竟自睡了。到第二日起来，吃了早饭午饭，将要上台的时节，只见那位富翁打扮得齐齐整整，在戏台之前走来走去。要

使众人看了，见得人人羡慕，个个思量，不能够到手的佳人，竟被他收入金屋之中，不时取乐，恨不得把“独占花魁”四个字写在额头上，好等人喝采。

谭楚玉看见这种光景，好不气忿。还只说藐姑到了此时，自有一番激烈的光景要做出来，连今日这本戏文决不肯好好就做，定要受母亲一番箠楚，然后勉强上台。

谁想天下的事尽有变局，藐姑隔夜的言语也甚是激烈，不想睡了晚，竟圆通起来。坐在戏房之中，欢欢喜喜，一毫词色也不作，反对同班的朋友道：“我今日要与列位作别了，相处几年，只有今日这本戏文才是真戏，往常都是假的，求列位帮衬帮衬，大家用心做一番。”

又对谭楚玉道：“你往常做的都是假生，今日才做真生，不可不尽心协力。”谭楚玉道：“我不知怎么样叫做用心，求你教导一教导。”藐姑道：“你只看了我的光景，我怎么样做，你也怎么样做，只要做得相合，就是用心了。”谭楚玉见他所说的话，与自己揣摩的光景绝不相同，心上大有不平之气。

正在忿恨的时节，只见那富翁摇摇摆摆走进戏房来，要讨戏单点戏。谭楚玉又把眼睛相着藐姑，看他如何相待，只说仇人走到面前，定有个变色而作的光景。

谁想藐姑的颜色全不改常，反觉得笑容可掬，立起身来对富翁道：“照家母说起来，我今日戏完之后，就要到府上来了。”富翁道：“正是。”

藐姑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生平所学的戏，除了今日这一本，就不能够再做了。天下要看戏的人，除了今日这